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書卷七十九至九十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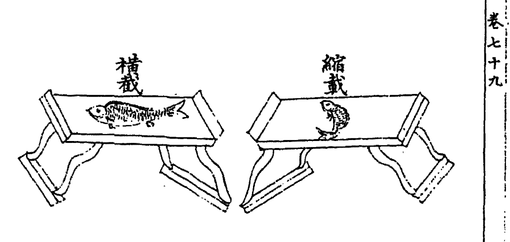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蔣肇源

繪圖監生臣戴禹佼

禮書卷七十九

宋 陳祥道 撰

魚



粢盛

肆師表齍盛告絜鄭氏曰故書表為剽剽表皆謂徽識也

魚

月盈則魚腦盈月虧則魚腦虧特牲少牢尸俎魚皆十有五取盈數於三五故也若夫飲食之禮則不然公食大夫魚與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若七若五則一命之魚七再命九三命十有一特天子諸侯魚數不見於經先儒謂諸侯十有一天子十有五理或然也士昏禮魚十有四攝盛也其加不至十有五者貴偶也然魚之在俎或縮或横或右首或左

首或進首或進尾或進鬐脊也或進腴或右鬐則右首左首者於俎爲縮於人爲横進首進尾者於俎爲横於人爲縮公食大夫魚縮俎寢右進鬐士喪卒塗之奠左首進鬐士虞亦進鬐少牢右首進腴蓋鬐者體之所在腴者氣之所聚體雖貴右人之飲食貴體鬼神之祭貴氣也公食與少牢皆右首而喪禮左首反吉故也少牢進腴公食進鬐而喪奠與虞進鬐未異於生故也儀禮大夫士祭皆薧魚周禮𩇯人凡祭祀

共其魚之鱻薨曲禮曰薨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少儀曰進濡魚者進尾先儒謂天子諸侯之禮備薨濡其說是也魚之為物冬則潛而趨陽乎下故腴美夏則躍而趨陽乎上故鬐美冬右腴夏右鬐此又所尚在時與公食大夫少牢之所進者異矣然儀禮魚皆縮於俎而少牢獻祝魚一横載之有司徹尸俎五魚横載之侑主人皆一魚亦横載之蓋少牢祝俎所載非一物也故横之有司徹之横載鄭康成曰彌變於

神是也有司徹尸侑主人之魚皆加膴祭於其上少儀亦曰祭膴蓋膴大也公食大夫禮士羞庶羞皆有大則膴者特為大臠以備祭者也士虞用鱄鮒少牢魚用鮒蓋大夫用鮒士虞或鱄或鮒也𩯭人春獻王鮪潛之詩季冬薦魚春獻鮪月令季冬乃命魚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先薦寢廟魯語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魚嘗之則大寒降者季冬薦魚之時也土蟄發者春獻鮪之時也此特薦其

新者而已然王於凡祭祀奚適而不用魚哉以非正牲故其俎在牲體之下

鱐

庖人夏行腒鱐鄭司農曰腒乾雉鱐乾魚鄭康成曰腒鱐膴而乾內饔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𩰫人辨魚物為鱻薨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賔客喪紀共其魚之鱻薨籩人朝事之籩其實膴鮑魚鱐鄭康成曰鮑者於糗室中糗乾之出於江淮也鱐者析乾之出東海王者備物近者腥之遠者乾之因其宜也曲禮曰薨魚曰商祭鄭氏

曰商猶量也然薨魚曰鱐鱐曰商祭則鱐與商豈挐

歛之謂爇籩人朝事之籩膴鮑魚鱐加籩之實菱芡

㮚脯則籩之所薦先魚而後脯矣

膴

內饔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鄭司農曰刑膴謂夾脊肉鄭康成曰刑鉶羹也

膴牒肉大臠所以祭者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

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亦如之籩人朝事之籩其實膴

鮑魚鱐鄭氏曰膴牒生魚為大臠今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公食大夫禮

庶羞皆有大有司徹主人亦一魚加膴祭於其上少儀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鬐祭膴鄭氏曰謂刳魚腹也膴讀如冔蓋腜肉之大臠亦曰膴所以祭其在俎則加于魚肉之上在籩加于鮑鱐之上

粢盛肆師表齍盛告潔鄭氏曰故書表為剽剽表皆謂徹識也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耤以時入之以供粢盛粢稷也為穀長是以名在器曰盛周禮九嬪凡祭祀贊王齍王齍王敦受黍稷器後進之閭師凡庶民不耕者無盛盛黍稷也廩人大祭祀則共接盛

接讀為壹极再祭之极极以授舂人舂之大祭祀之穀耤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也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舂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齍盛之米饎人掌凡祭祀共盛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玉禮神之玉也始涖之祭又奉之小宗伯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黍稷稻粱麥苽大祭祀祭之日逆齍省鑊肆師祭之日表齍盛告潔故書表為剽剽表皆謂徽識也太祝五曰齍號為黍稷皆有名號也曲禮曰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稻曰嘉蔬月令季秋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耤之收於

神倉祗敬必飭郊特牲曰惟社丘乘共粢盛祭義天子為耤千畝諸侯百畝以為醴酪粢盛祭統曰八簋之實生民詩曰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揄抒臼釋淅米也叟叟言淅聲也浮浮氣也又曰吉蠲為饎大饎是承春秋書御廪災穀梁曰三宮米而藏之御廪范氏曰夫人親舂公羊曰周公盛盛新穀也魯公燾燾者冒故以新羣公廪廪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楚語曰天子郊禘之事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夫人必自舂其盛桓二年左傳曰粢食

不蠶昭其儉也周語曰廩於耤之東南鍾而藏之晉語曰日入監九御使潔奉郊禘之粢盛詩曰彼疏斯粺鄭氏曰疏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九章算術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斗為米二斗四升細者窮於御也爾雅釋草云粢稷也郭璞云今江東呼粟為粢孔穎達曰小宗伯辨六粢是諸穀亦名粢

天子耤于南郊正陽之方也廩於耤東南長生之地

也舂人祭祀共粢盛之米楚語曰天子親舂郊禘之盛又曰天子郊禘之事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夫人必自舂其盛穀梁曰三宮米而藏之御廩蓋祭祀之禮貴於出力以致養故王耕耤后獻種夫人親桑君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蠶于蠶室夫婦相成以盡志力而後可以交於鬼神則舂盛固所以自盡也然王耕耤不過三推夫人繅絲不過三盆則舂盛之禮蓋亦如此然後舂人卒其事以共之也㮚

稷曰粢在器曰盛周禮或言齍或言盛或言齍盛大
宗伯奉玉齍小宗伯辨六齍逆齍大祝齍號之類此
言齍而不及盛也閭師不耕者無盛廩人共接盛饎
人共盛之類此言盛而不及齍也甸師共齍盛舂人
共齍盛之米小宗伯表粢盛此兼言齍盛也其言各
有所當非茍異耳齍盛共之以甸師舂之以舂人饎
之以饎人實之以舍人奉之以大宗伯逆之以小宗
伯然後立之以表而六宮之人共奉之鄭氏曰表為

徽識蓋各書其號以辨異之也九嬪贊玉齍者玉敦也大宗伯奉玉齍者玉與齍也禀人之接盛施於大祭祀而已接猶曾子問接祭之接也鄭氏改以為扱非是

禮書卷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八十

宋 陳祥道 撰

田獵

屏

屏

綦

綦

左和門

右和門

表

百步

百步

五十步

艾蘭為防

艾蘭為防

月令天子田獵命僕及七騶載旌旐授軍以級整于屏外則古之和門亦然

齊語齊桓公升受命渠門赤旂韋昭曰渠門兩旂所建以為軍門若今牙門也

唐制講武墠地於北廂為車駕停觀之地

射禽之儀

脊 髀 肩 本 膘 腢

田獵

周禮大宰田役以馭其衆小宰田役之聯事聽師田以簡稽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凡田獸者掌其政令幕人田役共其帷幕幄帟綬掌次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諸侯師田則張幕設案大司徒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鄉師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

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州長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黨正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族師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縣師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遂人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

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師田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遂師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叙其事而賞罰縣正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稍人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帥而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澤虞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

禽迹人凡田獵者受令焉大宗伯大田之禮簡衆也小宗伯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凡王之會同甸役之禱祠肄儀為位肆師凡師田用牲于社宗則為位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司服凡甸冠弁服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巾車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司常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甸亦如

之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礿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旂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

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

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司弓矢夾矢庾

矢以授射鳥獸者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曲禮曰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歳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賔客三為充君之庖三田者夏不田葢夏時也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殄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獺祭魚然後魚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

不麛不卵不殺胎不妖夭不覆巢季春之月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孟夏之月毋大田獵季秋之月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厲飾謂戎服尚威武也命主祠祭禽于四方郊特牲曰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而流示之禽

而盟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之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仲尼燕居曰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大叔于田曰叔在藪火烈具阜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駟鐵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詩曰公曰左之舍拔則獲左之者從禽之左射之也舍拔則獲言公善射豳詩曰一之日于貉

取彼狐貍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豣于公大獸公之小獸私之車攻詩曰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髀為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也吉日維戊既伯既禱戊剛日也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外事以剛日差擇也公羊桓四年春公狩于郎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苗毛也明當毛物取未懷任者秋曰蒐蒐簡擇也簡擇幼稚取其大者冬曰狩狩猶獸也冬時

禽獸長大遭獸可取不以夏田者春秋之制也諸侯曷為必田狩一曰乾豆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于右腢中心死疾鮮潔故乾而豆之薦于宗廟二曰賓客二者第二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于右髀遠心死難故以為賓客三曰充君之庖三者第三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于右髃中腸胃汙泡死遲故以充君之庖廚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為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供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為田除害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穀梁桓四年春公狩于郎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

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為乾豆二為賔客三為充君之庖昭八年秋蒐于紅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宫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

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春秋傳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是天子諸侯有四時

田獵之禮大夫士不與焉故鄭豐卷將祭請田而子

産止之周官四時之田春蒐以教振旅夏苗以教茇

舍秋獮以教治兵冬狩以教大閱鄉師於凡田前期

出田法于州里簡其兵器修其卒伍山虞萊山田之

野澤虞萊澤野而大閱之禮為表百步則一表為三

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

羣吏以旗物帥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羣吏聽誓于陳前教以坐作進退之節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銜枚而進獲者取左耳然則虞人所萊之野穀梁所謂艾蘭以為防是也毛氏曰艾草以為防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穀梁所謂置旗旃以為轅門葛覆質為埶是也毛氏曰褐纏栫為門裘纏質以為埶其未田也教戰于此及

田則驅禽以入天子發則抗大綏諸侯發則抗小綏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置虞於其中以致禽焉小宗伯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則饁獸于郊者月令所謂既田命祠祭禽四方是也頒禽詩傳及穀梁所謂擇取三十焉其餘以予大夫士是也田之服則冠弁服車則木路旗則大麾弓則夾弓庾弓矢則鍭矢殺矢其出也用牲于社宗而載之行其止也張幕設重帟重案而於是臨誓先王之於田宜社造廟祭馬

祖繼之以饁于郊慎之至也詩傳言天子諸侯發則抗大綏小綏殺之時也王制言下大綏小綏既殺之時也曲禮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諸侯在國之禮也王制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諸侯從王蒐之禮也周官司服凡田冠弁服月令季秋天子乃厲飾蓋周秦之禮異也

火田

周禮司爟季春出火季秋納火司烜氏中春以木鐸

修火禁于國中司馬中春蒐田火弊獻禽王制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郊特牲曰季春出火為焚也月令仲春之月毋焚山林爾雅曰火田為狩春秋傳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納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鄭鑄刑鼎士文伯曰火未出而作火鄭其有災乎仲尼曰火伏而後蟄者畢蓋建辰之月鶉火見於南方則令民出火所謂季春出火是也建戌之月火伏於日下故令民納火所謂季秋納火是也

司爟仲春修火禁以火未出而不可以作火故也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以火伏而後蟄者畢故也然孟春啓蟄而周禮中春之田有火弊者焚圃草以田可也焚山林以田不可也月令仲春禁焚禮也郊特牲季春出火為焚非禮也春秋之時楚子田使齊侯載燧此火田之所用者歟

田禽五牲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春秋傳言六畜

五牲以奉五味昭公鄭司農云六獸麋鹿熊麕野豕兎六禽鴈鶉鷃雉鳩鴿鄭康成謂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内則無熊則六獸當有狼而熊不屬六禽於禽獸及六摯宜爲羔豕犢麛雉鴈杜預曰五牲麋鹿狼麕兎考之於詩曰一發五豝一發五豵並驅從兩肩並驅從兩狼言私其豵獻豜于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發彼小豝殪此大兕爾雅曰豕生三曰豵牝曰豝内則有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雉

兎皆有芼又曰麋鹿魚為菹麕為辟雞野豕為軒兎為宛脾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少儀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聶而不切麕為辟雞兎為宛脾皆聶而切之特内則八珍有狼臅膏則六獸當有狼無熊如康成之説五牲當有野豕非如杜氏之論也

射禽之儀

馭法曰逐禽左秦詩曰公曰左之則禽之入防虞五豝奉辰牲而御者從左以逐之君從左以射之詩曰

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則亦驅左右之禽以趨於右也傳曰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骼為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蓋中心而死速者上殺也以為乾豆遠心而死緩者次殺也以待賔客中腸胃汙泡而死尤緩者下殺也以充君庖面傷不獻為誅降也不成禽不獻為殀夭也擇取三十每禽擇三十而乾豆賔客君

庖各十也考之於禮藕醢在豆脯腊在籩則乾物不施於豆矣言乾豆者周官腊人凡祭祀共豆脯薦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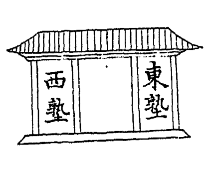
孔穎達謂豆實有先脯之然後漬於理或然

禮書卷八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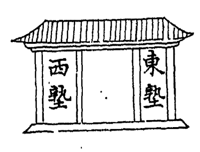
禮書卷八十一

宋 陳祥道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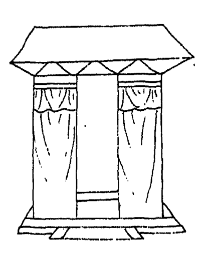
大夫廟門之位



士廟門之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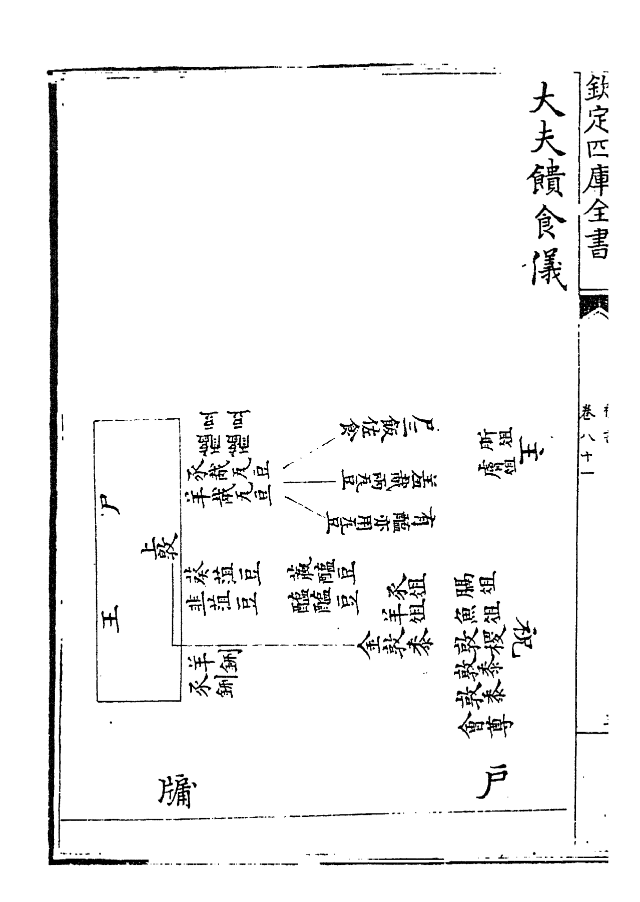


尸次



尸次

大夫饋食儀



士饋食儀

主人

祝

魚俎　腊俎　肵俎

膮豆　炙豆　胾豆　醢豆

葵菹豆　蝸醢豆　大羹湆

黍敦　稷敦　鉶　鉶　會　尊

尸

牖

大夫廟門之位

筮曰主人西面既宿尸主人南面宗人北面請期（鄭氏曰大夫不西面者尊於諸官有君道也）祭曰主人南面視殺

爨特牲牲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其南鼎（少牢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西二鼎在豕鑊西鄭氏曰魚腊從羊膚從豕統於牲）

筮曰史東面受命

記曰卜郊于禰宮又曰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内然後會於太廟則人君筮與祭日不在廟

門矣大夫士與助祭者勢不相逺故於廟門之外以見之

士廟門之位

筮日及前祭主人西南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南西靣北上祭日主人南靣視殺

爨牲爨在廟門外東靣魚腊爨在其南

鼎北面北上椧在其南南順實獸于其上東首當門也牲在椧西北首東足

筮日有司羣執事東靣北上筮者東靣受命前

祭衆賓東面北上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

上祭日如初

特牲筮日主人冠玄端即位于門外西面子姓兄弟立其南西面北上有司羣執事東面北上前期三日筮尸如求日之儀前祭之夕主人兄弟即位于門東如初賓及衆賓即位于門西東面北上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既視壺濯宗人請期祭之日主人視殺立于門外東方南面既而祝迎尸于門外主人

降立于阼階東尸入門左少牢筮日主人朝服于門東既宿尸反為期于廟門之外主人門東南面宗人北面請祭期明日主人朝服即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宗人西面北上視封羊擊豕乃退將祭主人即位于阼階東西面司宫筵于奥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然則士前祭立于廟門者五筮日一也筮尸二也前祭之夕將視濯具揖入三也既視復外位而請期四

也祭之日視殺揖入五也大夫前祭立於廟門者四筮日一也筮尸二也既宿尸而請期三也祭之日視殺入四也蓋士遠君而伸故視濯具與視殺異日大夫近君而屈故視濯具與視殺同日然皆視殺於門外而已天子諸侯其殺與大夫士異其視濯具以異日與士同然天子諸侯門外之禮無所經見郊特牲言作龜於禰宮則不於廟門矣太宰祭祀贊王牲事大司寇大祭祀納亨前王王藻曰惟君黼裘以誓省

則天子之於視濯具未嘗不親也

尸次

掌次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鄭氏曰旅衆也公卿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為之張大幕尸則有幄考之幕人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帷設於旁幕設於上幄則四合如屋者也帟則平帳承塵者也掌次於旅言幕於尸言次則次不特用幕而已鄭氏謂尸則有幄是也特牲禮迎尸于門外尸入門左少牢

禮祝出迎尸于廟門外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則次設於西塾矣尸次設於西塾則旅幕設東塾矣

朝踐

饋食

禮運曰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及血毛皆所以法於太古也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此以下皆所以法於中古也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此謂薦今世之食也體其

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為衆俎也正義曰玄酒以祭謂朝踐之時薦其血毛亦朝踐時醴醆以獻者朝踐之時用醴饋食之時用醆薦其燔炙謂燔肉炙肝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則此君薦之用炙夫人薦用燔也退而合亨者前期薦爓既未孰今至饋食乃取爓肉更合亨之令孰擬更薦尸俎惟載右體則左體亦鑊中亨之既熟乃分別骨之貴賤以為衆俎也

禮器曰太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用幣告神殺牲君親制祭夫人薦盎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所制者制肝洗於欝鬯以祭於室及王君親割牲夫人薦酒親割謂進牲熟體時正義曰君親制祭夫人薦盎此謂薦殺牲已畢進血腥之時斷制牲肝洗於欝鬯入以祭神於室此時夫人薦盎侯伯子男之君朝踐君不獻故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者謂薦

孰時君割牲體於時君亦不獻故夫人薦酒制肝洗於鬱鬯約漢法而知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于堂為祊乎外正義曰羹定詔于堂謂煮肉既熟將迎尸入室乃先以爼盛之告神於堂郊特牲曰周人尚臭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灌謂始獻神也已乃迎牲於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奠謂薦熟時也特牲饋食禮云祝酌奠于鉶南是也詔祝於室坐尸於堂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膟膋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前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薦以籩豆至薦熟乃更延主于

室之與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生北焉用牲於庭升首于室制祭之後升牲首於北牖下直祭祝于主謂薦孰時也祭以熟為正則血腥之屬盡敬心耳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二端謂氣也魄也二禮謂朝事與薦黍稷也朝事謂薦血腥時也薦黍稷所謂饋食

也

周官籩人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䕩榛實醢人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司尊彝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秋嘗冬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

尸入既祼於室然後延之于户西坐于主東南面行

朝踐之禮焉延之于户西所謂坐尸于堂是也坐于
主東所謂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是也南面所謂父
南面子北面而事之是也是時君出迎牲袒而牽之
麗于碑以幣詔之於庭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
以封取膟膋而毛血詔於室蕭載膟膋合以黍稷焫
於爐其籩實則蕡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豆實則韭
菹醢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尊則春祠夏
禴用兩犧尊秋嘗冬蒸用兩著尊追享朝享用兩大

尊俎則或豚解而腥之或體解而爓之然後詔以羙定焉其禮謂之朝踐亦謂之朝事又謂之朝獻以象朝時之所養也

大夫饋食儀

士饋食儀　天子諸侯饋食之儀見於經者尤畧今圖大夫士禮于後賈公彦曰天子諸侯大夫士雖同名饋食仍有少别何者天子諸侯食前仍有饋獻二是饋熟陰厭陽厭尸入室乃獻大夫士則饋熟與黍稷為陰厭陽厭前無饋獻以此為異耳

羙定詔於堂然後延主于奥尸坐其北主人拜妥尸

而奠爵舉焉此所謂舉斝角詔妥尸少牢禮所謂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即奠是也其籩實則棗栗桃乾藤榛實豆實則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尊則春祠夏禴用兩象尊秋嘗冬烝用兩壺尊追享朝享用兩山尊俎則載合享之熟而簠簋之黍稷進焉考之儀禮饋食之儀祝筵几于室中東面主婦薦兩豆葵菹蝸醢醢在北主人設俎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主婦設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鉶芼設于

豆南南陳祝酌奠于鉶南佐食啓會卻于敦南尸挼祭佐食取黍稷肺祭尸尸祭酒鉶佐食爾黍稷于席上設大羹于醢北尸食肺脊主人羞肵俎于腊北九飯告飽主人主婦酳尸

加爵

周禮籩人加籩之實蔆芡㮚脯蔆芡㮚脯加籩謂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之籩重言之者以其四物為八籩正義曰加籩是尸既食後亞獻尸所加之籩者案内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以其内宗所薦明主於后又見特牲主婦獻尸云宗婦執兩籩於戶外主婦受設於敦南主人獻尸

之時不見有設籩之事故知惟主於后也少牢主婦不設籩者以其當日賓尸故也其下大夫不賓尸者亦與士同

醢人加豆之實芹菹兎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加爵之豆籩

郊特牲曰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臡饋食之豆有葵菹蠃醢豚拍魚醢其餘別有雜錯云也

明堂位曰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特牲饋食主人主婦酳尸畢長兄弟洗觚為加爵如初儀不及佐食洗致如初無從衆賓長為加爵止大夫士三獻而禮成

多止之為加也尸爵止者欲神意之均於在庭春秋傳曰楚子入享於鄭九獻加籩豆六品又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辭曰小國之事大國也得貺不過三爵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籩人醢人言朝踐饋食之籩豆則獻饋獻籩豆也言加籩加豆則加爵之豆籩也特牲禮主人主婦既酳尸然後長兄弟衆賓長為加爵則加爵不施於亞獻之節鄭氏釋籩人謂后亞獻尸所加之籩其説誤也明堂位曰獻用玉琖加用璧散璧角特牲禮獻用爵加用觚又獻主人

主婦加繫長兄弟衆賓長則加在獻數之外明矣

禮書卷八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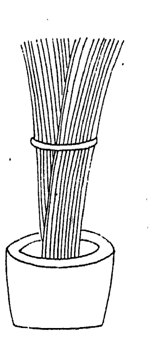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八十二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茅苴



茅旌

道布

三詔

禮曰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羮定詔於堂又曰詔祝於室迎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又曰血毛告幽全之物也蓋尸入則祼既祼則迎牲牲入則用幣於庭以告其將殺禮器所謂君牽牲大夫贊幣從是也既殺則薦血毛於室以告其幽全國語所謂毛以告物血以告殺是也及薦爓於堂又用羮以告其飪禮器所謂堂事交乎階是也凡此皆朝踐之節也儀

禮大夫士無祼禮故殺牲而後迎牲迎牲而後迎尸天子諸侯有祼禮故迎尸而後迎牲鄭氏曰迎牲之時坐尸於堂西南面坐主於堂西東面祝乃燎膟膋於爐君親制祭然後升牲首於北牖下至薦熟乃更延主於室之奥尸坐于主北然祭統曰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則尸之在堂固南面矣特牲少牢皆坐尸於室西東面則尸之在室西東面矣鄭氏曰延主于室之奥尸坐于主北其說或然

其言堂上坐主於西東面是象神者與神異嚮無是

理也

焫蕭

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詩曰取蕭祭脂又曰取其血膋

郊特牲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焫蕭

合羶薌鄭氏曰奠謂薦孰時也特牲饋食所云祝酌奠

于鉶南是也蕭染以脂合黍稷燒之祭義曰二端既立

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

黍稷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鄭氏曰二端謂氣也魄也二禮謂朝事與薦黍稷也朝事謂薦血腥時也薦黍稷所謂饋食也見及間皆當為覸字之誤也羶當為馨聲之誤也爾雅曰蕭荻也李廵曰荻一名蕭陸機云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麤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為香許慎以為艾蒿非也

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以形魄歸于地而求諸陰也

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以魂氣歸于天而求諸陽也祭祀君與夫人所以自盡者也故君灌以圭夫人灌以璋君迎牲夫人奠盎記言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既奠然後焫蕭是迎牲奠盎皆在既灌之後而焫蕭又在既奠之後則灌求神之始也而焫蕭次之迎牲奠盎事神之始也而獻薦次之祭義曰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求諸陰而事之猶以為末又求諸陽而致曲焉則神其不格乎設燔燎羶薌見以蕭光

則羶膟膋之氣也薌黍稷之氣也曲禮黍曰薌合梁曰薌萁蕭合膟膋黍稷而燔燎之在朝事之節而朝事之初有迎牲奠盎之禮則祭義郊特牲之文雖殊其事一也蓋迎牲而封之則血毛告於室以示其幽全膟膋焫於堂以達其臭氣而羮定之所詔又在其後不然不足謂之尚臭也鄭康成以祭義所言為廟事之焫蕭以郊特牲所言為饋食之焫蕭改羶為馨

茅苴

茅旌

禹貢荆州厥貢包匭菁茅匭匣也茅以縮酒易曰藉用白茅无咎繫辭曰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云束茅立之祭前沃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縮滲也故齊桓責楚不貢包茅無以縮酒玄謂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苴以藉祭縮酒泲酒也醴齊縮酌鄉師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葅鄭大夫謂祭前藉也玄謂葅士虞禮所謂苴刌茅長五寸束之是也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于苴三取膚祭如初此所以承祭既祭蓋束而去之守祧云既祭藏其隋是與司巫祭祀共葅館葅之言藉也祭食有

當藉者館所以承藉謂若今筐也共藉以筐大祝取其藉陳之器則退也士虞禮曰苴刌茅長五寸實于篚饌于西坫上又曰祝盥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正義曰西坫者堂西南隅謂之坫士虞禮設席於奥神西右几縮縱也據神西為正東西設之故言東縮引之者據苴是藉祭之物

司尊彝醴齊縮酌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泲之以茅縮去泲也

醢人茆菹麋臡鄭大夫讀茆為茅茅菹茅初生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茆禮記曰縮酌用茅明酌也士虞禮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饌于西坫上苴猶藉也又曰祝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又曰祝饗命佐食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祭于苴三

取膚祭祭如初鉤袒令攝衣也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為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定之耳或曰苴主道也則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何乎正義曰鄭意以苴為藉祭非主道也若然此據文有尸而言將納尸有苴案下記文無尸者亦有苴又特牲少牢吉祭無苴案司巫祭祀共蒩常祀亦有苴者以天子諸侯尊者禮備故吉祭亦有蒩記既饗祭于苴左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公羊傳曰鄭伯左執茅旌茅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指護祭者斷曰藉不斷曰旌詩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野有死鹿白茅純束又曰白茅菅兮又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晉語曰置茅蕝設表望史記

曰一茅三脊

茅之為物柔順潔白可以施於禮者也故古者藉祭縮酒之類皆用焉禹貢荊州包匭菁茅甸師祭祀共蕭茅鄉師大祭祀共茅蒩司巫祭祀共蒩館則茅有貢於方國者有共於甸師者甸師之茅有入之鄉師有入之司巫則鄉師之所共者大祭祀也司巫之所共者凡祭祀也賈公彥曰甸師共茅與司巫司巫為菹以共之此據祭宗廟也甸師氏送茅與鄉師謂祭天也孔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

之有則茅不特藉祭而已士虞禮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饌于西坫上祝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特藉祭者也司尊彝醴齊縮酌記曰縮酌用茅明酌也縮然後酌則其縮不必束而立之祭前鄭大夫謂束而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而下若神飲鄭康成謂將納尸以事其親為神起於其位故設苴以定之其說皆不可考男巫望祀望衍旁招以茅國語

置茅絶設表望公羊曰鄭伯左執茅旌何休謂斷之曰藉不斷曰旌宗廟之中以迎道神指護祭者然則茅之所用豈一端哉故可以冪鼎可以御柩雜記或菹以為豆實或包以通問好或索綯以備民用此茅所以可重也士虞有苴特牲少牢吉祭無苴而司巫祭祀共蒩館則凡王祭祀有苴矣賈公彥謂天子諸侯尊者禮備於理或然後世祭有翟蓋茅旌之類

道布

周禮司巫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蒩館杜子春曰
道布新布三尺也或曰布者以為席也鄭康成曰道
布者為神所設巾中霤禮曰以功布為道布屬几蓋
神位藉之以席設之以布謂之道布為道神故也

禮書卷八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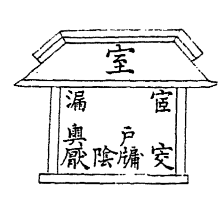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八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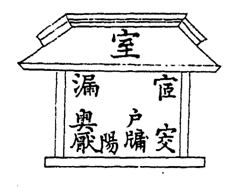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陰厭



陽厭





受嘏



陰厭

陽厭

陰厭陽厭特牲禮主婦薦豆設敦鉶主人及佐食宗人設鼎俎祝洗酌奠于鉶南主人再拜然後祝出迎尸少牢亦薦豆設敦設鼎俎祝酌奠主人再拜然後祝出迎尸則未迎尸之前陰厭也有司徹卒餐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几厞用席納一尊于室中則尸謖之後陽厭也鄭氏曰陽厭

殺無玄酒陰厭西南奥陽厭西北漏奥室之闇故曰陰漏室之白故曰陽陰厭席東面陽厭席南面

禮記曰攝主不厭祭又曰祭殤必厭蓋弗成人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成人之後雖婚而無子孫與未成人同又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祭殤不舉無胙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蓋祭殤之禮有於陰厭之者有於陽厭之者鄭康成曰祭適殤於廟之

奥謂之陰厭王子公子祭適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祭殤於廟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是宗子而殤有陰厭無陽厭庶子之適為凡殤有陽厭無陰厭若夫成人之祭迎尸之前設奠於奥謂之陰厭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儀禮特牲有陰厭有陽厭少牢有陰厭無陽厭蓋天子諸侯上大夫正祭有陰厭繹祭有陽厭下大夫與士無賓尸之繹則陰厭陽厭設於祭之日而已庶子攝祭不厭鄭氏以

為不陽厭者以曾子問先言不厭而繼之以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皆逆陳其祭末者則不厭為陽厭可知也夫尸所以象神也厭所以飫神也殤之有厭為其無尸故也正祭有厭為其尸不存故也上大夫而上正祭無陽厭不敢遽飫之也攝祭無陽厭不敢飫之也適殤有陰厭則其禮詳庶殤有陽厭則其禮略觀陰厭尊有玄酒陽厭納一尊而已陰厭備鼎俎陽厭俎釋三个而已特牲禮則陽厭之略可知也

綏祭尸主人主婦皆授祭士虞尸右執奠特牲尸左執觶則右手隨祭也祭皆於豆間既祭守祧藏之

周官大祝隋釁令鍾鼓小祝大祭祀贊隋守祧既祭藏其隋儀禮士虞祝命佐食隋祭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特牲祝命尸挼祭之尸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佐食授主人挼祭主婦則佐食挼祭主婦撫之少牢尸受肺與黍同祭于豆間主人佑受佐食綏祭坐祭之主婦亦受佐食綏祭祭之禮記特牲曰祭黍稷加

肺報陰也曾子問曰攝主不厭不綏鄭康成謂下祭曰隋則隋與春秋傳所謂隋成之隋同周官與士虞作隋少牢與禮記作綏特牲作挼其實一也隋祭所以祭鬼神之物猶生者之飲食必祭也其物黍稷與肺其樂鍾鼓贊之以祝祭之以佐食藏之以守祧儀禮有司曰司宫埽祭先儒謂埽豆間之祭埋之西堦東而尸與主人主婦皆有是禮則尸既舉奠而綏祭祭神食也主人受祚而綏祭尸食也少牢主婦受祭於佐食而祭之特牲主婦

祭以佐食而撫之以士卑而禮簡故也攝主不綏士
虞無尸不綏以攝與尸非備文故也周人所祭莫先
於肺天子諸侯或隋於堂上或隋於室中固不可考
要之皆先祭肺而已鄭康成以禮記云詔祝於室坐
尸於堂前謂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
牲膟膋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
室又出以隋于主前主人親制其肺所謂制祭也其
說無據

受嘏

禮運曰修其祝嘏正義曰祝以主人之辭饗神嘏謂祝以尸之辭致福而嘏主人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宣祝嘏辭說郊特牲嘏長也大也曾子問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假當作嘏不嘏避正主也周禮膳夫凡王祭祀賓客食徹王之胙俎正義曰胙俎若特牲少牢主人受尸酢尸東西面主人俎於席前尸酢禮亦然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

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昨讀如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酳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諸臣致爵乃設席正義曰知席王在戶內者約特牲主人受酢時在戶內之東西面也

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儀禮特牲饋食尸九飯主人酳尸祝酌授尸尸以酢主人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佐食受授祭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祭酒啐酒進聽嘏佐食摶黍稷授祝祝受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

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尸懐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答拜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實于左袂挂袪以小指者便卒角也變黍言嗇因事託戒欲其重稼嗇也主婦酌亞獻尸尸酌如主人儀賔三獻如初少牢饋食禮尸十二飯主人酳尸祝酌授尸尸酢主人上佐食以綏祭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戸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禄于天宜

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嚌之尸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書王受同瑁三宿三祭三咤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禮成于三故酌者實三爵於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上宗曰饗祭必受福讚王曰饗福酒太保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酢太保受同祭嚌太保既拜而祭既祭受福嚌至齒則王亦至齒王言饗太保言嚌互相備詩天保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矣詒爾

多福楚茨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梁天監五年明山賔議請郊廟受福唯皇帝再拜明上靈降祚臣下不敢同也詔依其議唐開元開寶禮及儀注熙寧祀儀天子親祠而亞終獻飲福有司攝事而太尉飲福受祚

祝以孝告其辭說則少牢饋食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鬛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之類是也嘏以慈告其辭說則少牢饋食

祝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來與賚同鄭氏作釐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之類也其儀則士禮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尸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答拜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大夫禮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

興受黍坐振祭嚌之尸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拜尸答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内蓋士賤而禮簡故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執而親嘏之大夫貴而禮繁故佐食兼受二敦黍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嘏之士執角受之尸懷而不嘗大夫奠爵受之坐祭嚌之乃尸懷之而又嘗其實于左袂所以便執爵也以袂挂于季指所以便卒爵也其受皆於主人酳尸之後而主婦

亞獻賓三獻不與焉特授尸酢爵而已曾子問攝主不蝦以明福在主人非攝者所可受也梁明山賓議請郊廟受福惟皇帝再拜明上靈降祚臣不敢同也其言頗合禮意唐開元開寶禮天子親祠而亞終獻飲福有司攝事而太尉飲福然受尸酢爵謂之飲酢可也謂之飲福非也以為飲福非古遂廢受酢之禮此又全失獻酢往來之道也古者受福雖在皇尸飯酳之後然主人受酢受福皆同時其後繼之以亞獻終

獻加爵無嫌乎受福太蚤也今親祠儀注亞獻終獻行禮已訖然後禮官前導皇帝飲福受胙而亞獻終獻無復與於酢爵恐非禮意

禮書卷八十三

禮書卷八十四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鬱鬯 鬱草十二花狀如紅藍

秬鬯

秬黑黍也一稃二米



五齊 泛齊 醴齊 盎齊 緹齊 沈齊

三酒 事酒 昔酒 清酒

周禮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皆有酌數惟齊酒不貳皆有器量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蒸祼用斝彝黄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

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涚酌凡酒修酌儀禮特牲壺禁在東序尊于戶東玄酒在西又尊兩壺于階東西方亦如之少牢尊兩甒于房戶之間甒有玄酒禮運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坊記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禮器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

尊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大夫薦酒祭統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

濁莫如五齊清莫如三酒祭祀有五齊以神事之也三酒以人養之也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皆陳而弗酌所以致事養之義也非此八尊所實而皆有貳者大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三尊副之中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兩尊副之小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一尊副之皆酌而獻所以致事養之用也酒正言凡

祭祀則天地宗廟社稷諸神之祭皆有五齊三酒司尊彝朝踐用犧尊再獻用象尊皆有罍蓋犧象所實泛與醴也罍尊所實盎以下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君親制祭夫人薦盎盎齊涗酌而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是罍尊之所實者盎而盎之上泛醴而已則犧象實泛醴可知也司尊彝言醴而不及泛言盎而不及緹沈鄭氏謂泛從醴緹沈從盎則罍之所實盎之下又可知也然則夫人酌罍而薦盎則君制

祭朝事之時也及君割牲饋食則夫人薦酒而已儀禮大夫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士尊於戶東禮記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北皆所酌而非所設也若夫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此則設而弗酌也醴醆在戶而坊記言醴酒在室蓋有不同而其設亦異爾齊之作也始則其氣泛然次則有酒之體中則盎然而浮久則赤終則沈室者隂之幽戶者隂陽之交堂者隂陽之辨堂下者陽之顯而道以幽玄醇厚

為上以顯著清美為下泛齊在室以其未離於道故也醴醆在戸以其離道未逺故也粢醍在堂則道與事之間者也澄酒在下則純於事而已觀此則先王所辨齊酒之位意可知矣夫醴齊縮酌則以茅縮而後酌此記所謂縮酒酌用茅明酌是也盎齊涚酌則以酒涚而後酌此記所謂醆酒涚于清是也黍稷别而言之則稷曰粢曲禮稷曰明粢是也合而言之皆曰粢禮凡言粢盛是也記於醍齊言粢醍指其材爾

鄭氏改粢為齊誤也鄭氏又以明酌為事酒而澄酒或謂三酒或謂五齊於酒正坊記儀禮則曰澄酒三酒也於禮運則曰澄酒沈酒也祫備五齊禘備四齊時祭備二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然記曰夫人薦盎則醴以上君所酌盎以下夫人所酌而無君饋薦盎之禮矣酒正曰凡祭祀以五齊三酒實八尊則中祭小祭皆備五齊而無四齊二齊之制矣

鬱鬯鬱草十二花狀如紅藍

秬鬯 秬黑黍也一稃二米

周禮鬱人凡祭祀賔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築鬱金煑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煑之鐎中停於祭前鬱為草若蘭正義曰司農云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者未知出何文云以煑之鐎中停於祭前者此似直煑鬱停之無鬯酒者文畧其實和鬯酒也云鬱為草若蘭則蘭芝以其俱是香草故比類言之案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熏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此等皆以和酒諸侯以熏謂未得圭瓚之賜得賜則以鬱爾王度記云天子以鬯及禮緯云鬯草生庭皆是鬱金之草以其鬯酒因號為鬯草也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也 大喪共其釁鬯釁尸以鬯酒 凡王之齊事共

其秬鬯給淬浴凡王弔臨共介鬯祝告其神之辭介於是進鬯大宗伯凡祭大神享大鬼祭大示涖玉鬯肆師祭之日及果築鬻築煮築香草煮以為鬯也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禮記曰鬱合鬯又曰暢臼以掬杵以梧正義曰掬栢也梧桐也以栢香桐潔白擣鬱鬯於神為宜又曰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正義曰案小宰云天地大神至尊不祼此祭上帝有秬鬯者凡鬯有二若和之鬯謂之鬱鬯鬱人所掌是也祭宗廟而灌也若不和鬯謂之秬鬯鬯人所掌是也謂五齊之酒以秬黍為之以芬芳調暢言秬鬯故得以事上帝詩旱麓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箋云黃流秬鬯也正義曰以秬鬯為黃流者秬黑黍一秠二米者也秬鬯者釀和為

酒以鬯金之草和之使之芬芳調暢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云

江漢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箋云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正義曰禮有鬱者築鬱金之草而煮之以和秬黍之酒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鬱鬯鬯非草名而此傳言鬯草者以其可和秬鬯謂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築煮合而鬱之謂築此鬱草久煮之乃與秬鬯之酒合和而鬱積之使氣味相入乃名曰鬯鬯言合而鬱積之非草名如毛此意言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不為鬯與鄭異也箋以毛解鬯其言不明似必和鬱乃名為鬯故辨之明黑黍之酒自名為鬯不待和鬱也春官鬯人注云秬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即名鬯也和者以鬯人掌秬鬯鬱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黑黍秬一秠二米作之芬香條

芑故名之曰芑芑芑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芑者用箋說為長

生民詩曰維秬維秠

毛云秬黑黍秠一稃二米正義曰皆爾雅文唯彼糜作穈音同耳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郭璞曰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則秬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別名之為秠故禮經異其文而爾雅釋之若言秬秠皆黑黍矣而周禮鬯人注云釀秬為酒秬如黑黍一秠二米言如則是黑黍一米者多秬為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並見之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則一米亦可為秬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之祭惟祼為重二米難得之物鬯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鬯其實秬為總名故云釀秬為酒耳爾雅云秠一稃二米鬯人注云一秬二米文不同者鄭志答張逸云秬即皮其稃即亦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然則秠稃古合語之異故鄭引爾雅得以稃為秠

周語宣王不藉千

卣號文公諫曰暬告協風至王即齊宮及朝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魏畧曰大秦多蘇合薰陸鬱金芸膠十二種香許慎說文曰鬯以秬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中象米匕所以扱之易曰不喪匕鬯凡鬯之屬皆從鬯鬱芳草也十葉為貫百二十葉為築以煮之一曰鬱鬯百草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開寶本草木部中品鬱香味苦温無毒陳藏器云其香十二葉為百草之英按魏

畧云生大秦國二月三月有花狀如紅藍四月五月採花即香也嘉祐本草圖經云鬱金本經不載所出州土蘇恭云生蜀地及西戎胡人謂之馬茱今廣南江西州郡亦有之然不及蜀中者佳四月初生苗似薑黄花白質紅末秋出莖心無實根黄赤木部中品有鬱金香云生大秦國二月三月十月有花狀如紅藍其花即香也陳氏云為百草之英乃是草類又與此同名而在木部非也今人不復用亦無辨之者故但附於此耳

禮或言秬鬯或言鬱鬯蓋秬一稃二米天地至和之
氣所生謂之鬯以言和氣之條鬯也謂之鬱鬯以其
鬻鬱草和之也鄭司農曰鬱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
築以煮之其言蓋有所受也禮曰諸侯未賜圭瓚資
鬯於天子則諸侯受封未嘗不資鬯而後祭也傳曰
天子以鬯諸侯以薰誤矣特牲少牢大夫士有奠而
無祼傳又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不可考
也鬯之所用不特達臭氣以求神而已故王齊則以

邑滓浴王弔喪臨諸侯則以邑為摯大喪則以邑釁尸

六飲水漿醴涼醫酏

五飲水漿酒醴酏

膳夫掌王之食飲飲用六清酒正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於已反三曰漿四曰酏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之饌及后世子之飲清謂醴之泲者醫內則所謂或以酏為醴凡醴濁釀酏為之則少清矣醫之字從殹從酉省也漿今之截漿也酏今之粥內則有黍酏酏飲粥稀者之清也鄭司農說以

內則曰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為醴漿水醷后致飲于賓客之禮有醫酏糟糟音聲與糟相似醫與醷亦相似文字不同記之者各異耳此皆一物也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糟皆使其士奉之糟醫酏不泲者泲曰清不泲曰糟后致飲無醴醫酏不清者與王同體屈也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而奉之凡飲共之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凡飲齊眡冬時內則曰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為醴釀粥為醴黍

酏酏粥漿酢酨醷梅漿濫以諸和水也濫涼也玉藻曰五飲上水漿酒醴酏又曰惟水漿不祭若祭為已偞卑少儀曰客爵居左其飲居右凡齊執之以右居之以左齊謂食羹醬飲有齊和者也曲禮曰酒漿處右處羹之右此言酒若羹耳兩有之則左酒右漿此大夫士與賓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云公食大夫飲酒漿飲俟于東房漿飲酨漿也其俟奠與豐上也漿飲先言漿別於六飲也賓三飯宰夫執觶漿飲與其豐以進宰夫設其豐于稻酒在東漿在西是所謂左酒右漿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士冠禮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既冠贊

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冠者以柶祭醴三乃醴賓以一獻之禮醴賓不用柶者泲其醴内則曰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凡醴事質者用糟文者用清孟子曰簞食壺漿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莊子曰十漿之家五漿先饋

酒正四飲清醫漿酏而無水醴涼漿人六飲水漿醴涼醫酏而無清内則有醴清糟酏漿醷濫而無水涼醫王藻有水漿酒醴酏而無涼醫者鄭氏曰清謂醴之泲者則酒正之清與漿人之醴一也内則重醴稻

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三醴皆有清糟則糟醴之濁者也醴内則所謂或以酏為醴闕内則所謂黍酏也醫内則所謂醷也凉内則所謂濫也鄭氏曰醫與醷相似濫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凉也紀莒之間名諸為濫水凉之味薄非酒正之所辨酒在飲中非用漿人之法内則無水凉亦以其薄而畧之也夫飲之齊必寒飲齊眡冬時其設必重洓者為清醇者為糟糟用栖清不用栖后致飲于賔客則醇者而已故酒正曰醫酏糟則醫酏皆糟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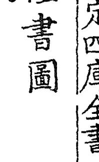
人飲于賔客則有清焉故漿人曰清醴醫則醴清而醫酏皆糟也夫人致三飲后致二飲屈於王也漿人六飲始水玉藻五飲亦上水貴其本也六飲無酒五飲有酒異代之禮也古者之於六飲用醴為多鄭氏曰五齊正用醴為飲者醴恬與酒異也其飲四齊味皆似酒其說是也然儀禮士冠醴子醴賔士昏醴賔醴婦聘禮醴賔士喪既夕士虞皆有醴而公食燕禮大射鄉飲酒特牲少牢皆不用醴何也蓋禮之質者

尚醴文者尚酒冠禮醴子昏禮醴婦禮賓厚其親也聘禮醴賓厚其私覿也士喪及虞醴神存其養也非此無所事醴則用酒而已儀禮祭以柶玉藻言水漿不祭若祭為已僎畢則水漿與醴雖均曰飲其厚薄甘淡故有間也

禮書卷八十四

禮書卷八十五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祼



祼

書曰王入太室祼小宰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祼將之事將送也祼送送祼謂贊王酌爵鬯以獻尸謂之祼言灌也明不為飲主以祭祀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莫稱焉凡鬱鬯受祭祭之啐之奠之凡賓客贊祼內宰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謂祭宗廟王既祼而出迎牲后乃從後祼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為賓客者祼之大宗伯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大賓客則攝而載祼小宗伯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祼肆師凡祭祀及祼築鬻大

賔客涖筵几築鬻賛祼將鬱人凡祭祀賔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詔祼將之儀與其節及埜共其祼器遂埋之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鷄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黄彝行人公再祼而酢侯伯子男一祼而酢再祼再飲公也酢報飲王也大國之孤以酒禮之以酒禮之者謂齊酒也和之不用鬱鬯耳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郊特牲曰諸侯為賔灌用鬱鬯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迎牲周人尚臭

灌用鬯臭既灌然後迎牲又曰祼用圭璋用玉氣也祭
統曰獻之屬莫重於祼投壺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
勝者跪曰敬養文王詩曰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論語曰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商人尊神而交神於明故先樂而求諸陽周人尊禮
而辨神於幽故先祼而求諸陰書曰王入太室祼祭
統曰君執圭瓚祼尸則尸入太室以圭瓚酌鬱鬯祼
之后又以璋瓚酌鬱鬯亞祼其祼尸也如祼賓客則

王與后自灌之矣鄭氏釋小宰謂王酌鬱鬯以獻尸尸受祭之啐之奠之然尸神象也神受而自灌非禮意也鄭氏又謂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考之於禮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玉人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又鬯人秬鬯之所用則社廟山川四方而已是祼不施於天地也然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涖玉鬯表記曰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蓋祀天有鬯者陳之而已非必祼也行人

曰公再祼侯伯子男一祼諸侯有祼而卿無祼則以酒禮之而已祭統所謂獻之屬莫重於祼者此也大宗伯賔客則攝而載祼謂攝后耳鄭氏謂君無酌臣之禮宗伯代王祼其說誤也鬯人共秬鬯鬱人和鬱鬯則鬱人和鬯人之鬯而鬯人不用鬱也賈公彦謂山川外十二神用秬鬯而不用鬱於理或然

十二獻

九獻

禮器曰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内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五獻子男之饗禮也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缶大小未之聞也一獻質謂祭羣小祀三獻文謂祭社稷五祀五獻察察明也謂祭四望山川也七獻神謂祭先公郊特牲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熟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言諸侯相饗獻酢禮敵也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三獻大夫來聘主君饗燕之以為賔賔為敬敬則徹重席而受酢也專猶單也樂記先王為酒禮一獻之

禮賓主百拜一獻士飲酒之禮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匏明尊卑之等也尸飲五謂酳尸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正義曰此據備九獻之禮者至主人酳尸故尸飲五也凡祭二獻祼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酳尸此等皆尸飲之故云尸飲五於此之時以獻卿之後乃主婦酳尸酳尸畢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乃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初二祼不飲故云尸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為加爵尸又飲二是并前尸飲九主人乃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也此謂上公故以酳尸之一獻為尸飲五也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酳尸但尸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也云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者欲明諸侯獻賓時節與大夫士獻

賓不同知大夫士祭三獻賓者特牲禮文下大夫不賓尸與士同亦三獻而獻賓知者有司徹文其上大夫別行賓尸之禮與此異也

祭統曰古者必賜爵祿於太廟一獻君降命之一獻酳尸也

周禮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

臣之所昨也

祼如獻尸后亞祼朝踐謂薦豆腥酌醴始行祭事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其變朝踐為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謂尸卒食王酳之再獻者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為賓又次后酌盎齊備卒食三獻也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籩其變再獻為饋獻者亦尊相因饋獻謂薦熟時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二祼為奠而尸七矣王可以獻諸臣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又鬱人職曰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則王酳尸以玉爵也王酳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

先儒謂大祫十有二獻四時與禘九獻上公亦九獻侯伯七獻周官掌客諸侯長十有再獻行人上公再

祼饗禮九獻侯伯一祼七獻子男一祼五獻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及禮器有五獻之尊郊特牲有三獻之介則饗賓祀神之獻數固不異矣然祫雖大於時祭而禘又大於祫宜亦十二獻先儒以禘小於祫非也行人上公再祼而祼不預於九獻侯伯子男一祼而祼亦不預於七獻五獻則先儒以二祼在九獻之内非也司尊彝朝踐用兩尊皆有罍饋食用兩尊皆有罍籩人醢人有朝踐

之籩豆有饋食之籩豆有加籩加豆則朝踐王獻后亞之諸臣之所昨三獻也饋食王獻后亞之諸臣之所昨六獻也酳尸三九獻加爵不與焉此宗廟九獻之禮也夫卒食必有酳曽子問言侑酳是侑食然後有酳也樂記言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是饋食然後有酳也特牲少牢之祭皆曰饋食而獻皆曰酳尸則大夫士無朝獻饋獻之禮特酳尸於饋食之後而已然士禮主人主婦賔三獻又加爵三長兄弟賔長利獻

之也下大夫主人主婦賔又獻又加爵二賔長與利獻之也上大夫特主人主婦賔三獻而已葢士與下大夫無賔尸故有加爵上大夫有賔尸故無加爵天子諸侯有繹祭又有加爵記所以隆於尊者也春秋之時楚子入享於鄭九獻加籩豆六品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辭曰小國之事大國也得貺不過三爵今豆有加下臣弗堪則加豈早者之所預乎士與下大夫有加其代賔尸可知也周官朝事饋食之籩

豆后薦之加爵之籩豆內宗薦之則加以璧散璧角亦諸臣獻之可知也（卑者以散獻）士之飲禮止於一獻而祭有三獻者攝盛也士加爵三而下大夫加爵二者厭降也書曰太保秉璋以酢孔安國謂祭報曰酢蓋獻始事也酢成事也諸臣之於禮成之而已故獻皆曰酢

一獻三獻七獻之辨

禮器曰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郊特牲曰郊

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鄭氏謂一獻祭羣小祀三獻祭社稷五祀五獻祭四望山川七獻祭先公其說以為王祭羣小祀以玄冕一章之服故一獻祭社稷以希冕三章之服故三獻祭四望山川則毳冕五章故五獻享先公則鷩冕七章故七獻然周禮大祀次祀小祀見於肆師大祭中祭小祭見於酒正則大宗伯所辨天地五帝先王之類大祀也社稷五祀五嶽之類中祀也四方百物之類小祀也大祀獻多小祀

獻寡則社稷所獻宜加於山川也先王祭服各有象類則希冕三章以祭社稷者非卑之於山川也以社稷之所上止於利人故服粉米以稱之則獻數不繫於服章矣且賔客之禮士一獻士冠禮一獻卿大夫三獻郊特牲三獻之介子男五獻禮器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昭元年左傳曰魯具五獻之籩豆趙孟辭焉則大國之卿亦五獻侯伯七獻上公九獻而王饗諸侯自子男五獻以至諸侯長十有再獻皆服鷩冕七章而已孰謂獻數必繫於服章哉鄭氏以三獻為祭社

稷五祀五獻為祭四望山川誤矣羣小祀則四方百物之類也其牲色尨（牧人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其牲體疈辜（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其祼器用散（鬯人凡疈辜蓋用散云）其舞兵舞帗舞或不興舞（鼓人凡祭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舞師凡小祭祀則不興舞）山川四望則其兆位各因其郊與其方（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亦如之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其牲各因其方之色祼則用蜃玉則兩圭有邸與璋邸射（兩圭有邸以旅四望璋邸射以祀山川）舞則兵舞與羽舞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

社稷則共黝牲其祭血祼以大罍鼓以靈鼓舞以山川帗舞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其禮樂辨異如此則獻數不同宜矣蓋禮畧故質禮加故文祭則其事地也祭矣神則其事祖也神矣一獻孰則於人情為近故曰質三獻爓則於人情漸遠故曰文三獻爓則五獻其血乎禮所謂血祭社稷是也

飯數

曲禮曰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禮器曰天子一食諸侯再

大夫三食力無數王藻曰飯飧者三飯也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士婚禮三飯卒食特牲禮尸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鄭云不復飯者三三者士之禮大成也少牢禮尸三飯又食胾又食舉腊肩又食舉牢骼又食告飽又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舉牢肩尸不飯主人拜侑尸又三飯膳夫以樂侑食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詩曰以妥以侑荀卿曰三嗅之不食大戴史記曰三侑之不食鄭康成曰食大名小數曰飯士九飯大夫

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賈公彦曰一告謂之一飯士三飯即告飽而侑大夫七飯告飽而侑諸侯九飯而侑天子十一飯而侑孔頴達曰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三與儀禮不同此據食畢更加飯告飽之數也

禮有以多為貴故特牲士祭尸九飯少牢大夫祭尸十一飯有以少為貴故禮器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蓋一食即一飯也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則飯以九與十一而又加者也正飯致其隆故貴多加飯嫌

於饋故貴少此飯禮所以不同也鄭氏曰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而賈公彦謂十三飯諸侯禮十五飯天子禮理或然也飯必告飽而告飽必侑侑禮有拜以致其敬有辭以道其勤有樂以樂其心特牲尸告飽祝侑主人拜少牢尸告飽主人拜侑此拜以致其敬也少牢祝侑曰皇尸未實侑此辭以道其勤也大祝逆尸令鐘鼓侑亦如之此樂以樂其心也然特牲三飯告飽而侑少牢七飯告飽而

侑則九飯三侑飯寡而侑多十一飯再侑飯多而侑寡者蓋禮殺者儀蹙故告飽速而侑多禮隆者儀紓故告飽遲而侑少此侑禮所以不同也賈公彥謂諸侯九飯而侑天子十一飯而侑理或然也然以論語考之每飯異樂每樂異工則侑固多矣而特牲少牢尸飯止於三侑再侑大司樂王大食三侑者蓋有每飯之侑有終食之侑每飯之侑一工而已終食之侑有禮之大者也故荀卿言三嗅之不食大戴史記亦

言三侑之不食此皆指其大者論之也古者之於賔客如祭祀禮而祼獻之數未嘗不同則天子而下其飯數宜與尸食無異矣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則凡非大食無鐘鼓歟

禮書卷八十五